

劳健题跋辑录

丁延峰 耿春燕

劳健(1905—1938),字笃文,浙江桐乡人,清京师大学堂总监劳乃宣之子。精书法,尤钟小楷。善治印,著《篆刻学类要》。又著《老子古本考》二卷^①,参校唐以来写本、石本凡数十家,已说迭见,影响颇钜,高亨《老子正诂》、朱谦之《老子校释》、尹振环《帛书老子再疏义》、张松如《老子校读》、(德)瓦格纳《王弼〈老子注〉研究》等多引其说。又曾以四色分校《集唐字老子王弼注》,健卒,周叔弢于1940年七月跋是书云:“《老子道德经》王弼注旧刻传世极稀,今世通行者以武殿聚珍本为最善,此《古逸丛书》本似从聚珍板出。笃文道兄复以聚珍版校之,已有异同,若宋范无隐《老子古本集注》所引王注之正文更与此大异,而皆彼善于此。宋本之可贵或是在乎。笃文别有《老子古本考》,参校唐以来写本、石本凡数十家,择取众长,写为定本,是又不斤斤于王氏一家言矣。”^②

劳健与周叔弢相交甚久,其早年在青岛,后在唐山、天津,交谊始终不渝,堪称莫逆。弢翁年长于健,然常以“劳十爷”相称。刘希亮于《泛臯亭印谱序》中谈及两人交往:“时余侍先大夫隐居青岛,至德周叔弢、桐乡劳笃文朝夕过从,把酒论文,间及秦汉印垒……乃天不假年,戊寅八月癸疾遽殒,仅三十有三岁。呜呼,伤哉!”^③弢翁素喜健字,屡倩其钞补善本,誉写题跋及题签等,弢翁购得杨氏海源阁旧藏《兰亭续考》半部,另半部由健精楷写成配齐。宋庆元二年(1196)周必大古州刻本《欧阳文忠公集》五卷,缺页由健钞补。1930年,为祝弢翁四十岁生日,健用仿唐人写经体书成《阿弥陀经》一卷以黄绫装裱相赠。后又曾临写永师《千字文》以赠。周一良云:“早年他自己(按指周叔弢)藏书上的题跋,往往只拟草稿而不落笔,请至友劳健先生或铭儿辈代写。”^④书墨之缘,传为佳话。

①台北商务印书馆,1941年。

②转引自黄文彬:《劳笃文其人及四色校定老子王弼注稿本》,《收藏·拍卖》2007年第2期。

③黄文彬:《劳笃文其人及四色校定老子王弼注稿本》。

④周一良:《周一良集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,1998年,第188页。

弢翁酷爱藏弃，每得佳槧，把玩赏析，交流心得，常嘱健为跋。弢翁所藏善本，大都藏于国家图书馆，健所撰题跋或题款亦附之卷中。今共辑得带有劳健题跋者十五部、篇，题款者九部、篇，其中除宋宝祐三年（1255）江陵府先锋隘李安桧刻本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不为弢翁所藏外，其余二十三种均为弢翁所藏，且都著录于《自庄严堪善本书目》中。九种题款者分为元建安余氏双桂书堂刻本《广韵》、元郑氏刻本《大广益会玉篇》、明嘉靖三十一年黄鲁曾刻本《古列女传》、宋刻本《五灯会元》、宋刻本《南华真经》、明嘉靖四十年钱穀钞本《游志续编》、明钞本《墨庄漫录》、宋刻元修本《韦苏州集》。这些题款或题“戊辰二月桐乡劳健笃文观”，或题“戊辰二月桐乡劳健观于周氏自庄严堪”，或题“戊辰二月初一日桐乡劳健笃文观”，明嘉靖史臣纪钞本《贞白先生陶隐居文集》一卷则题云“戊辰二月，叔弢出示此书，并属题笺，又观俞子容手钞《墨庄漫录》、钱罄室手钞《游志续编》”，下钤“劳健笃文”白文方印，“戊辰”为1928年，从题跋及题款时间来看，劳健曾于1928年二月到弢翁处观书。十五篇题跋中，宋临安府贾官人经书铺刻本《妙法莲华经》和宋宝祐三年江陵府先锋隘李安桧刻本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两部，书藏战备库，不能提阅未能逐录题跋；宋淳祐刻本《兰亭续考》、宋刻本《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》和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《周礼》三跋已为《宋版书叙录》逐录，宋刻本《景德传灯录》之跋为《文禄堂访书记》逐录，宋刻本《东观馀论》之跋为《藏书家》第十一辑逐录外，其余则未见整理，兹将此八篇逐录考释于此。这些题跋或详述递藏原委，或考及递刻源流，或论评文献价值，不仅是研究劳健本人，更是研究周叔弢藏书的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。

一、《公羊春秋》《穀梁春秋》跋

宋刊巾箱本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二传，每半叶廿行，每行廿七字，板心上记字数，下记刻工姓名。字体峭丽，与延令季氏所藏《八经》如出一手。惟此本简端加栏注音，为徽吴藏书家每以明刻小字《九经》从季氏本出，其注音为翻雕时所加，证以此书，乃知宋时固有两刻，加栏注音之本传世更希，遂为诸家所不著录。而《公》、《穀》二传明代且无覆刻，尤称罕秘，不仅行密如櫓，字细如发，极雕槧之能事，为可宝贵也。庚午正月，叔弢以重值得之天津，书中有“子寿珍藏”、“戴经堂藏书”二印，为余妻王考贵筑黄公旧藏，公遗书于十年前散出，其宋精本多归项城袁氏，明刻以下为上海书估陈立炎所得，此书落北京述古堂于磊臣手，叔弢曾见之，因议价未谐而罢。盖当时叔弢佞宋之心未及今日之盛也。“戴经堂藏书”印今仍在余妻兄君伟处，闻为滇人戴翔臣所刻云。桐乡劳健笃文记。

《公羊春秋》不分卷、《穀梁春秋》不分卷，唐陆德明音义。宋刻巾箱本。钤印有“子寿珍藏”、“戴经堂藏书”、“周暹”等。黄彭年（1824—1890），字子寿，号陶楼，晚号更生，清贵州贵筑县（今贵阳市）人。出身仕宦，父黄辅辰为清一

代循吏。道光二十三年举人，二十七年进士，授编修。陕西巡抚刘蓉聘其主讲关中书院，李鸿章聘其修《畿辅通志》，主讲莲池书院。光绪间调湖北布政使，总督张之洞倚重之。世传家学，代有藏书，藏书楼名为戴经堂，卒后藏书散逸，宋本多归袁克文，明清本则归古书流通处店主陈立炎。主持直隶莲池书院时增购藏书达 33787 卷，丰富了书院庋藏，编《万卷楼藏书总目》。由劳跋可知，此书先为劳健岳父黄彭年收藏，后归北京述古堂于磊臣，1930 年为致翁购得。

二、《中吴纪闻》跋

《中吴纪闻》，毛斧季校录，世所见多从何义门传写本出。今年九月，见稽瑞楼藏本，有毛氏两跋，为他本所不载。跋中于当时得书之难、校字之乐，言之綦详，可备书林掌故。适叔致案头有此书，为家驷卿先生所校。雪夜无事，为补卷首。葇竹本倘在人间，他日或当为叔致再校之。丙寅十月，桐乡劳健记。

《中吴纪闻》六卷，宋龚明之撰。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，版心镌有“汲古阁毛氏正本”，每卷末镌有“虞山毛晋校刊，男扈再校”字样。卷首有毛晋序及龚明之传，清劳权跋并临何焯、卢文弨校跋，劳健跋并录毛扈题识。汲古阁刻书常校刻不精，为人诟病。故传世校本甚多，如国图就藏有清陆貽典、何焯、卢文弨、黄丕烈、王峻、胡珽等数家校本，而汲古后人毛扈复多校正再刻。毛扈跋云：“世传《中吴纪闻》大约嘉靖以前刻本，其式虽古雅，而字句纰缪甚多，后有若墅堂本，亦然。丁巳秋，先兄华伯歿，检其遗籍，得家刻样本，方知先君子曾付剞劂，但未流通耳。遍搜其版，惜十缺其三矣。今年自春徂夏，鸠工重整，缺者补之，讹者正之，始复为完书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七十云：“（是书）明末常熟毛晋始授诸梓，亦多舛谬。其子扈，后得叶盛葇竹堂藏本相校，第六卷多翟超一条，其餘颇有异同。何焯假以勘定，极为精审。”关于叶盛葇竹堂藏本，何焯于康熙三十九跋云：“开卷有文庄名字官衔三印，卷末一行云：洪武八年，从卢公武假本录传。此书始自公武访求校定复出于世，此同邑录传之本宜其可从是正也。”《中吴纪闻》的传世最早刻本为明弘治刻本，其后有明正德刻本，而汲古阁所刻已在明末。故而葇竹本始于明初洪武间，当是最早的传本了，毛扈曾得此本校勘汲古阁刻本，是正良多，毛扈跋云：“中元前四日，访昆山叶九来，以一册赠之。九来为文庄公后人，文庄藏书甲天下，天下所传《葇竹堂书目》者也。因访其藏本，答云，此书尚属文庄故物，目前未遑遽检，时余将诣金陵，丁宁再三而别。秦淮返棹后，造九来，申前请，则已检得矣，并指示是正者一百三十馀处，且多补录一则，不觉狂喜叫绝，遂与借归，穷一日夜之功乃校毕焉。”可惜是本未录毛扈校记，故劳健云“葇竹本倘在人间，他日或当为叔致再校之”。稽瑞楼藏本，当是毛扈补修本，原有毛扈两跋，是本则由劳健彙录之。“驷卿”，劳权字，自是跋可知，劳乃宣、劳健当为劳权后人。

三、《何博士备论》跋

十年前见叔弢所收天禄琳琅宋本《寒山诗》与此册，即丽宋楼藏本，有归安陆树声印记可证。傅沅叔兄疑丽宋所藏为从此本迳写，殆偶未审耳。戊辰二月将重付装池，余后展阅一过，回首前尘，真如驹隙。因记此以待后十年重览，长结古缘也。笃文劳健。

《何博士备论》一卷，宋何去非撰。明穴研斋钞本，版心下方镌有“穴研斋缮写”字样。清黄丕烈嘉庆二十年、二十二年跋，道光十四年钱天树跋，道光二十一年黄庭鉴跋，嘉庆二十年王芑孙题款，道光十年程恩泽题记，傅增湘跋。《何博士备论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，共28篇，缺2篇，宋《遂初堂书目》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均有著录，现存明穴研斋钞本为最早传本，可校正清《四库全书》、《浦城遗书》、《指海》等刊本。王欣夫为《藏书纪事诗》所作补正和冀淑英《关于穴研斋钞本》（《冀淑英文集》），均据沈曾植《穴研斋藏王雅宜小楷千字文真迹册跋》（《寐叟题跋》）考得“穴研斋”为明代万历间无锡藏书家中书舍人秦柱之斋名，秦氏藏书传至清代或入王府被改装，因此后人多误以为纳兰性德室名。穴研斋钞本，黄丕烈在跋《芦浦笔记》时称“精妙真无匹已”，跋是本时亦云“珍之”，故广为后人搜藏。书中钤有“张蓉镜印”、“翁方纲印”、“何焯之印”、“程恩泽印”、“惕甫借观”、“归安章绶衔字子伯印”、“归安陆树声藏书之印”、“胡印季堂”、“曾在周叔弢处”。程恩泽题记云“道光庚寅三月上浣古歙程恩泽黄兄借”，又王芑孙题云“嘉庆乙亥夏日惕甫从士礼居借观并钞录一本”，可知两人并未收藏。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著录云：“周叔弢购自柳蓉春手。甲子。”^①“甲子”为1924年。据此可知，此书先后经何焯、翁方纲、黄丕烈、张蓉镜、章绶衔、陆心源、胡季堂、柳蓉春、周叔弢等名家递藏。是本藏于叔弢翁时，曾借傅增湘校勘，傅氏有跋，诸家不录，特此录之，云：“《何博士备论》一帙，校诵讫奉还，考《丽宋楼藏书志》著录一本，黄、钱跋皆同，此书天壤间不应更有第二本，疑存斋所藏为照此本迳录耳。质之高朋，幸以教我，叔弢吾兄鉴。”“存斋”为陆心源之号，傅氏疑陆氏所藏从此本迳录之，实际上此本即是陆氏藏本，有陆氏藏印可证，而傅氏遗漏，劳健正之。

四、《东家杂记》跋

《东家杂记》，毛氏景宋钞本，江安傅氏旧藏。癸酉岁，叔弢得之日本文求堂，重其有席氏手跋也。顷出以见示，卷上阙第三十六页。叔弢所蓄艺风堂景宋咸淳本，此页适完，因属余据以钞补之。此书流传甚罕，自胡氏琳琅秘室用活字本印行，始显于世。胡氏所据为爱日精庐景宋钞本，亦阙此叶，胡氏未察，即改易行款，连接写之，虽文义不相属，而人无从知其有阙

^① 傅增湘：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，中华书局，2009年，第481页。

佚矣。按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，张氏所藏景宋钞本出于钱氏述古堂，今与毛本所阙相同，是出一源之证。黄蕓圃昔尝致疑此二钞本其源是一是二，不意数百年后得此佳证以决，良足快意也。戊寅二月桐乡劳健笃文记。

《东家杂记》二卷，宋孔传撰，孔传字世文，孔子四十七代孙，南宋初与孔端友等四人南渡，家于衢州。本书于高宗绍兴年间著成，主要记载有关孔子的杂事旧迹。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钞本。明袁则明跋，清席鉴跋。“胡氏”即胡珽（1822-1861），字心耘，仁和（今浙江杭州）人。道光年间官太常博士，编印《琳琅秘室丛书》三十六种，所收偏重掌故、说部、释道等，《东家杂记》为第二种。袁则明于明成化二十一年（1485）十月十九日跋云：“《东家杂记》一本，得之胡祭酒先生家，观其书，首有沈氏图书，又有夏氏图书，而又传于胡矣，今吾家又得之于胡子孙，其念之哉！”又席鉴于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）跋云：“往闻何义门太史得宋槧本《东家杂记》两卷，毛省庵先辈从之影写一本。余于丙申仲夏得之汲古阁中，其楮墨之妙，毋庸赘言。”袁跋中所指为原宋刻本，袁跋在原宋刻本上，此为毛晋幼子毛扆录。据以上两跋可知，宋刻本原藏明沈氏、夏义朋、胡氏，后为袁则明所得，入清为藏书家、校勘家何焯得到，又先后经黄丕烈、汪士钟、铁琴铜剑楼、丁福保递藏，今藏国图。宋刻本藏于何焯时，毛扆影写，即今此本。毛钞本钤有“夏”、“夏义朋氏”、“虞山席鉴玉照氏收藏”、“墨妙笔精”、“酿华竹堂”、“赵宋本”、“江安傅沅叔收藏”、“藏园居士”、“席鉴之印”、“沅叔审定”、“双鉴楼藏书记”、“增湘私印”、“书潜”、“龙龕精舍”、“周遍”等印。是本虽钤有明代藏书家“夏义朋”印，然为毛扆从原本录写而来，显然非夏氏所藏。此毛钞本从汲古阁流出后，先为清席鉴于康熙五十五年（1716）获之，清末民初间，辗转为傅增湘购得，之后为日本文求堂收藏，最后归于弢翁。文求堂是明治至大正天皇年间（清末民国间）坐落在日本东京的一家汉籍专营书店，主人田中庆太郎（1880-1951）是一位汉学者、版本学家，于清末民初间来京大量购入中国古籍珍本。孙殿起于《琉璃厂小志·日本书商来京搜书情形》一文中，记述了田中在中国搜购古籍的经过，并云田中“与当代名流如傅增湘等相友善”。其间曾于琉璃厂设分号，并与傅增湘交往甚多，由此对宋元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傅氏还亲手书写文求堂的匾额悬挂在东京文求堂的入口处。1929年9月傅氏到日本访书，就由田中相伴^①。故而，田中从傅氏购得是书当是不虚。

五、《孟东野文集》跋

宋本《孟东野集》，存目录、卷一至卷五。递藏士礼居黄氏、艺芸书舍汪氏、宜稼堂郁氏，后归海源阁杨氏，不知何时散佚。目录及卷一、卷二，丙

^①吉少甫：《中国的琉璃厂和日本的文求堂·傅增湘与文求堂》，《书林初探》，上海三联书店，1995年，第299页。

辰冬归江安傅沅叔，卷三至卷五为完颜景朴孙所得，两家互不相让。丙寅春，叔弢得所^①景氏所藏卷三至卷五，复从沅叔乞让首册。逾年，又在文德堂韩左泉处搜得卷二之第八页。于是此书分裂三处者复合而为一。佛氏所谓因缘，盖在可知不可知之间，叔弢因佞佛者或能默契于是乎！此书第二册仍士礼居原装，惜沅叔得首册时残破过甚，不能不损装重修，遂难尽复旧观。今叔弢更命工以卷二第八页装入书中，余因为记书之离合于后云，岁在著雍执徐如月，桐乡劳健笃文记。

《孟东野文集》十卷，唐孟郊撰。清黄丕烈跋，傅增湘跋。宋蜀刻本，存五卷，卷一至五，二册。弢翁收藏此书经历曲折，然并无题跋介绍，惟劳健记此，始知原委。黄丕烈跋云：“此残宋刻《孟东野文集》十卷本，目录尚全，后五卷失之……是书出无锡故家，去夏已闻之……迨今四月始见而购之，用白金五两四钱，欣喜之至……庚午年壬午月戊午日戊午时。”则知复翁得此残本五卷时为1810年四月，其后递经汪士钟、郁松年、海源阁收藏，《楹书隅录》卷四著录《校宋旧钞本孟东野诗集》时提及此本云：“小字本已归余斋，越四年甲寅，残宋本亦归余斋。”所言“残宋本”即此，甲寅即1854年。海源阁藏书于1930年前后连遭匪劫，藏书大量散出，然此本早在“甲寅”亦即1914年时已经散出流入到北京厂肆，劳健跋云“丙辰”，即1916年，似为误记。且已分为三：傅增湘得两卷，完颜景贤得三卷，文德堂主人韩左泉得残页。傅增湘于《海源阁藏书纪要》云：“甲寅之冬，余曾于厂肆得宋蜀刻本《孟东野集》一册，堯圃题识，即为阁中之物。”于是本又跋云：“意者阁下肩鐻偶疏，而流入厂肆耶？然原书存五卷，兹仅得首二卷，又不能无离析之憾也……前年厂市有宋本孟东野残帙出，存第三、四、五卷，后有黄丕烈跋，考其行格，正是此本所佚，为完颜景贤收得，乐昌镜合，未卜何时。”傅氏之憾在弢翁这里实现了“合璧”。弢翁藏书有慕黄、杨之癖，所购复翁善本竟达47种，对海源阁亦情有独钟，购藏52种，这些宋元佳槧及名家校钞构成了弢翁藏书的精华。此书可为一证。钤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、“汪士钟印”、“百宋一廬”、“郁松年印”、“泰峰”等印，由上故知是本先后经由元翰林国史院、黄丕烈、汪士钟、海源阁、郁松年、傅增湘、完颜景贤、周叔弢诸家收藏。

六、《友林乙稿》跋

《友林乙稿》宋本旧藏士礼居，前数年为项城袁抱存所得，曾用西法影印行世。序中百七十首四字乃墨笔改填，当时或甲乙稿合刻不止百七十首，缺佚后贾人掇改以充完佚，明人覆刻即据填字之本，各家皆著录为宋刊，盖其雕槧精审极影摹之能事，益以楮墨之美，几可乱真也。己巳十月，叔弢得此册于江都方无隅，既乞抱存题端以明授受源流，余复为记宋本与

^①案：此“所”字似衍。

覆本之异同于后云。廓厂劳笃文。

《友林乙稿》一卷,宋史弥宁撰。清影宋刻本,原宋刻本先后为黄丕烈、汪士钟、袁克文、潘宗周所藏,今存国家图书馆,袁克文曾以珂罗版影印。克文(1889-1931),字豹岑,一字抱存,别署寒云,袁世凯次子,河南项城人。博学多才,工诗文,擅书画,精鉴金石书画及古籍版本,于1928年前后广收宋元佳槧,并撰《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种》。袁克文与弢翁交往甚密,往来故事极多,如弢翁曾借克文藏宋刻本《唐女郎鱼玄机诗》影印等。此清影宋刻本由弢翁于1929年从方无隅处购得,此本尚有袁克文跋,云:“此明覆宋本^①,昔岁见于海王邨,既见宋刊原本,即举此以贻大方师,今师又归诸叔弢,己巳冬月洹上。”则知是本原由克文赠方无隅。无隅,别号大方,江都人,袁克文师。《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二十九种》即为无隅影印,并封面题字,宋刻本《唐女郎鱼玄机诗》亦无隅为之购得。

七、《中兴间气集》跋

幽吉堂是钱颐仲藏书处。颐仲,名孙艾,履之次子,求赤之弟,年仅二十而卒。冯已苍《怀旧集》称其“喜诵读,每与人通假钞录,朱黄两毫不去手”。黄蕘圃于嘉庆甲戌见校宋本《嘉祐新集》有钱求赤跋语,乃知颐仲与求赤为兄弟行,考见幽吉堂钞本《张子野词》蕘翁后记。盖蕘翁得此书时,尚未知幽吉堂为何许人也。戊辰二月在叔弢案头见此书,有幽吉堂印,因记之。笃文劳健。

《中兴间气集》二卷,唐高仲武辑。明刻本。明冯舒、清黄丕烈校并跋。钤有“冯舒之印”、“空居阁藏书印”、“钱氏幽吉堂收藏印记”、“蕘圃手校”、“江夏”、“云轮阁”、“荃荪”、“周邇”诸印。劳健跋主要考及是本收藏者钱孙艾(1625-1645),明末藏书家,藏书室名幽吉堂,著有《颐仲遗稿》一卷。事迹见钱龙惕作《祭族弟颐仲文》与《颐仲哀词》,冯舒《怀旧集》等。黄丕烈于《张子野词》钱颐仲孙艾写本末又跋云:“是书栏格傍有‘幽吉堂’三字,卷中有‘颐仲’、‘钱孙艾印’二印,‘彭城’一印,‘钱氏幽吉堂收藏印记’一印。余初不知其为何许人,客岁有书友携校宋本《嘉祐新集》来,其钞补之叶,俱有‘怀古堂’字,刻于版心,又有‘颐仲钱孙艾’印,玩其跋语,知与钱求赤为兄弟行,而此钞本《张子野词》即钱孙艾手笔也。考《苏州府志》,钱谦贞字履之,读书求志,辟怀古堂以奉母。子孙保,字求赤,为人方严抗特,勤读书,有父风。独未及其次子孙艾字颐仲者,幸赖《嘉祐新集》有以证之。幽吉堂独见于此书。可见知人论世之难,而没世称名不能牵连及之者,为更足悲也。”^②孙艾是钱谦益同曾祖兄弟钱谦贞之次子,收藏、钞书、治学,家学渊源有自。是本卷末有冯舒题

①克文将是本误为明影宋刻本。

②黄丕烈:《蕘圃藏书题识》,上海远东出版社,1999年,第835页。

记云：“崇祯己卯春中，得赵玄度钞宋本，校增于空居阁。”冯舒（1593-1645），字已苍，号默庵，江苏常熟人。与弟班并自为冯氏一家之学，称为“二冯”。家富藏书，皆手自校勘，构空居阁以藏之。著有《空居阁杂文》、《怀旧集》等。此书经冯舒收藏并校，之后为士礼居收藏。“江夏”为黄丕烈印，复翁跋是本云：“嘉庆癸亥春中，得一钞本，与冯舒本大同而小异，因用墨笔手校一过，然卷中先有墨笔校者，故每于校处钤‘江夏’印章别之。”“江夏”实为黄姓之郡望。1928年，弢翁为得是书，因索价太昂，颇费踌躇，甚而欲以《河东集》换之。其致王文进信云：“《中兴间气集》与何义门校本对看，远不如何校之详尽，然冯、黄手迹固自可贵，三百元未免太贵，仆至多可出二百廿元，请代为商前途，费神之至，感荷感荷。《河东集》何以不换？甚怅甚怅！”又云：“《中兴间气集》及换《陈后山集》，仆只可出二百六十元，即可照此成交。”^①劳健是在1928年2月在弢翁处见到是书的，弢翁得是书应在此时之前，期间曾经缪荃孙旧藏。

八 《文选》跋

丁卯十二月，余自唐山来天津，适叔弢新得北宋本李善注《文选》，凡存十九卷，出以见示，开函展玩，见其字画朴茂浑古，异于他宋刻书，宋讳缺笔至“桢”字止，“通”字亦为字不成。天圣元年，章献太后临朝称制，令天下讳其父名。明道二年后崩，遂不复讳。知此书乃天圣、明道间所刻，与上虞罗氏所印日本高山寺藏北宋本《齐民要术》字体绝似，彼书“通”字缺末笔，或同时同地所刻，亦未可知也。《文选》李善注世所传者元张伯颜刊本，以下俱不足论，惟淳熙辛丑尤为简刻本为最古，然以五臣混善注之弊，亦未能尽免，若此单行李善注原本恐人间遂无其匹，不独刊刻在尤本前一百五十餘年为可贵，杨惺吾《日本访书志》言“自来著录家有北宋六臣及五臣《文选》，而绝无北宋李善注《文选》”。若南宋之初四明赖上所刊李善注皆从六臣本抽出，遂谓李善注初无单行本，并举袁刻六臣本国子监准敕节文为与五臣合刊之证。今见此书，乃知李善注北宋初固槧行于世，惟流传极罕，是以藏书家多未著录此书，隐晦且数百年，今一旦光显，虽断圭残璧不能不推为稀世之珍矣。戊辰二月桐乡劳健笃文记。

北宋本《文选》所存卷数：卷三十、卷三十一、卷三十六至三十八、卷四十六、卷四十七、卷四十九至六十，都一十九卷，四百单二页。

《文选》六十卷，梁萧统辑，唐李善注。罗振玉题笺。北宋刻递修本，清内阁大库、周叔弢旧藏。此本为李善单注本之传世最早刻本，劳健于是跋中力述其版本价值，并纠杨守敬误说，于版本研究颇有贡献。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存二十一卷十四册，卷十七至十九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六至三十八、四十六、四十七、四十九至五十八、六十，《自庄严堪善本书目》著录同。但实际上

^①李国庆：《弢翁藏书年谱》，黄山书社，2000年，第36、37页。

还有卷十五、十六残页,其他卷亦间有残缺。又据劳健跋,尚有第五十九卷,然以上两目均无,检原书胶卷可知,原书存卷五十八卷首至五十九卷末,缺卷五十八末和五十九卷首,间有缺页,故应著录“五十九卷残”为是。“丁卯”即1927年,弢翁购是书当在此年。弢翁致信徐乃昌云:“客岁岁暮,以重值得北宋本《文选》十九卷。‘通’字缺笔,盖天圣、明道间刻本,与日本高山寺藏《齐民要术》相似,可谓罕秘之籍,遂不得不举债收之。结习难除,可叹亦笑也。”^①当时弢翁仅得十九卷,不含卷十七至十九,此三卷当为后收,而此三卷末又有罗振玉篆书题字“北宋本文选李善注残卷”字样,落款为“叔弢兄属,上虞罗振玉题”,后钤有“罗振玉”印。当先为罗振玉收藏,后归弢翁。罗氏卒于1940年,如是亦当在此时之前。罗氏曾辑刻《唐写文选集注残本》,对其版本有所搜罗和研究。至于卷十五、十六残页究竟是弢翁所收著录时遗漏,还是国图收后附加进去的,则不得而知。

作者工作单位:丁延峰 国家图书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

耿春燕 聊城大学文学院

^①李国庆:《弢翁藏书年谱》,第26页。